

July 2024

The Cosmic Mind of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and Its Eco-Aesthetic Significance

Shuyuan Lu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Recommended Citation

Lu, Shuyuan. 2024. "The Cosmic Mind of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and Its Eco-Aesthetic Significance."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44, (1).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44/iss1/2>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德日进的“宇宙精神学说”及其生态美学意义

鲁枢元

摘要:德日进认为人类由于具备了自我意识、反思、反省的能力而超越了其他生物,代表了宇宙演化的最高水平。个体从本能进入思想的飞越,在生物圈之上生成了“精神圈”(noosphère; noosphere)。而集“雅”“善”为一体的“爱”,是将人类凝聚成一个生命共同体的宇宙能量;人类的未来也必然遵循大自然的进化规律,向着整体化迈进。德日进的宇宙精神学说约略可以视为“宇宙视野中的人类生态学”,破解了主客二分认识论,筑牢了人与地球万物共生共荣的整体论,进一步奠定了生态美学的根基。生态美学所看重的生命的关联性、互动性,审美的亲和性、和谐性,艺术活动的整合能力、创造能力,以及符号意识如何打造人类健康美好的生活等等,都可以在德日进的学说中寻获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德日进; 宇宙精神; 精神圈; 爱的能量; 生态美学

作者简介:鲁枢元,河南大学讲席教授,主要从事文艺学跨学科研究。通信地址:河南省郑州市紫荆山南路 666 号黄河科技学院,邮政编码:450009。电子邮箱:lushuyuan898@163.com。

Title: The Cosmic Mind of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and Its Eco-Aesthetic Significance

Abstract: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posits that the complicated process of life's evolution embodies an inherent progression from subtlety to richness in the mentalization of the universe. According to him, human beings, equipped with self-awareness, self-reflection and self-examination, transcend other creatures and represent the pinnacle of universe evolution. As individuals transition from instinctual needs to ideological aspirations, a noosphere emerges alongside the biosphere. Love, encompassing refinement and kindness, serves as a cosmic energy that binds human beings into a community of life. This trajectory toward integration aligns with the natural law of evolution. De Chardin's cosmic mind, offering a compelling perspective on human ecology within the broader cosmos, resolves the epistemological divide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It establishes a holistic framework for mutual growth and co-prosperity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thus fortifying the foundation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His theory serves as a rich source of inspiration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evance and interactivity of life, appreciating aesthetic beauty with affinity and harmony, fostering integrative abilities and creativity in artistic endeavors, and appreciating how symbolic consciousness cultivates a healthy and happy life for humans — the core tenets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Keywords: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cosmic mind; noosphere; energy of love; ecological aesthetics

Author: Lu Shuyuan, is a chair professor in Henan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 includes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art. Address: Huanghe S&T College, 666 Zijingshan Road, Zhengzhou 450009, Henan, China. Email: lushuyuan898@163.com.

一、德日进其人

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1881—

1955 年),出生于法国多姆山省一个天主教徒家庭,巴黎大学地质学博士,有生之年长期在中国从事生物考古工作,北京周口店、河南仰韶村、宁夏水洞沟、甘肃辛家沟、内蒙古萨拉乌苏的史

前文化遗址都曾留下他的足迹。他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许多重要著作都是在中国完成的。德日进,是他为自己取的中国名字。

德日进不仅是一位考古科学家,同时还是一位在欧美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哲学家、思想家,著有《德日进文集》十三卷,对人与宇宙的关系、人在宇宙中的意义以及人类未来发展的前途持有独到见解,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称赞他既是科学家又是一位精神巨人。人们对他的思想可以存有异议,但不能不承认他的许多思想是超越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20世纪晚期,随着世界生态运动的高涨,随着学科跨界研究的盛行,他的思想的先导性、启迪性日益显露出来,但中国学界对他的关注度至今仍然不足。

我在20世纪90年代特别注意德日进,是因为他提出了地球“精神圈”的概念,为我所热衷的“精神生态”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在我主持的生态文化研究机构,历来悬挂有德日进的大幅照片。2017年9月,造访我们研究中心的美国德日进研究会主席、耶鲁大学约翰·艾伦·格瑞姆(John Allen Grim)及夫人玛丽·伊芙琳·塔克(Mary Evelyn Tucker)看到之后很是惊喜,遂在相框前合影留念留下这一难忘的时刻,事后还赠送给我们以德日进思想为主题精心制作的专题片《宇宙的旅程》(*Journey of the Universe*),并授予我们在中国国内的首发权。

二、最初的宇宙物质就拥有生机

德日进认定,宇宙从一开始就拥有生机与生命力。这就打破了物质与精神二元对立的基本原则,挑战了人们的常识。他反复向人们解释:宇宙的最初形态是大爆炸后由无限多的“物质细微颗粒”即质子、中子、正子、介子等形成的宇宙灰尘,这些极小的物质微粒相互碰撞、相互吸引形成不同的原子和同位素,原子聚合生成分子,渐渐凝聚成一个个星系、星球。在地球这个星球上,诸多分子合成复杂的大分子,复杂的大分子演化为单细胞,单细胞合成多细胞的生物体,即微生物、植物、动物,动物经过长期进化而诞生了人类,由原始人类直到现代人类。早期地球的化学成分,也是宇宙物质的化学成分,即后来地球上的植物、动物、

人类的生命之源。德日进颇为动情地表述:“‘前生命’在地球生成的瞬间就马上从一种命定在空中飘浮扩散的冷滞麻痹的状态中觉醒了起来。”(德日进,《人的现象》69—70)

德日进坚信生命不会无中生有,“在完整的世界图画里,生命的存在必然要以无限延伸的生命前的存在为前提”。(德日进,《人的现象》19—20)他认为在最初的那些“粒子”中就已经包含有化生的动机,即生机。“在所有的物质系统中都具有潜在的心智。”(德日进,《人的现象》5)“生命和思维也许是地球所特有的,但它们还是宇宙的生命和思维。”(德日进,《人的能量》8)

他的这些说法被人们视为早已经被现代科学否定了的“万物有灵论”。

然而,格瑞姆夫妇为我们提供的专题片《宇宙的旅程》中谈到,最新的科学发现似乎又为德日进的说法提供了依据:

我们将如何讲述生命的故事,生命从哪里开始,用什么理论来解释生命的出现,真相其实就,没有人确切地知道答案。但即使我们无法得到完美的答案,科学家们已经开始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探索整个有关生命的问题了,那就是自组织。获得了诺贝尔奖的伊利亚·普利高津[Ilya Prigogine, 1917—2003年]发现:物质本身会主动模仿,这是物质的内在属性。以此而论,生命并非偶然,而是必然,当行星内部物质的复杂性达到一定程度时,生命就会自然诞生。

普利高津的重大发现在于:物质内部所拥有的“自组织性”,就相当于物质潜在的“生机”。事物不仅具有物质性,还具有结构性,相同物质由于组织结构不同,就可以生成不同的事物,比如DNA排列组合的细微变化,就可以生成差异极大的不同物种:大雁与苍蝇、蓝鲸与骆驼、黑熊与企鹅、大猩猩与人。宇宙物质的这种“动态自组织能力”,或许就是德日进所说的宇宙物质从一开始就拥有的“生机”“生命力”。或者说:物质所具有的“前生命力”。

三、精神是宇宙进化的内在动因

德日进相信进化论,认为宇宙从基本粒子、原子、分子、大分子到简单细胞、多细胞,从无机物到有机物,逐渐进化出生命直至进化出人类,进化为当下的文明社会,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进化过程”。与达尔文的进化论不尽相同,他的进化论不仅适用于生物界,还适用于整个宇宙;他虽然承认外部环境对于进化的影响,却更强调物体的内在精神(mind; spiritual)才是物质演化的主要动力。德日进否定物质、精神二元对立的习见,认为物质和精神从一开始就具有内在联系,“在宇宙里,精神比物质更加原始,更加始终如一,[……]精神是宇宙的不可毁灭的一部分”(德日进,《人的能量》26)。物质是“物之表”,精神是“物之里”,就像一张纸的两面,在整个进化过程中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任总干事欧文·拉兹洛(Ervin Laszlo, 1932年—)是继德日进之后常年关注精神与物质统一性的著名思想家,他认为宇宙中存在一个“全息隐能量场”,人脑与这个“全息隐能量场”保持着联系,并与它保持着信息、能量的交流和置换,“精神与量子真空的共舞把我们与周围的其他精神,与这个行星上的生物圈和超越生物圈范围的整个宇宙都联结了起来。它向社会,向自然界,向整个宇宙‘开放’了我们的心灵”(闵家胤 钱兆华 265)。他和德日进都把精神的活动认作“能量”与“信息”的活动,都希望将人类的精神活动纳入地球生物圈,纳入太阳系,纳入宇宙的整体系统中加以解释,这对于“精神生态学”和“生态美学”的研究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前提。

精神不是单单属于人的,而是一个宇宙现象,德日进将其称作“宇宙意识”。生命演化的复杂过程是宇宙自身的心智化由细微向丰蕴的内在运动,体现为从基本粒子到原子、分子、细胞、生物体、人类的演化过程。其中,精神作为一种内驱力对宇宙的演化发挥着重大的能动作用。

经常批评德日进的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得主雅克·莫诺(Monod, Jacques Lucien, 1910—1976年),有时似乎又在帮德日进说话,他曾在书中写道:鱼类如何演化成鸟类?关键在于其中一

些鱼“想要”爬上陆地,飞向蓝天。“想要”,就是这些太古时代的鱼的憧憬与梦想,这是鱼的内在精神,也是德日进认定的宇宙精神!^①

四、人类位居地球物质进化的顶端

在德日进看来,生命的演化是地球物质有机性、复杂度不断提高、日益精细的过程。生物性越复杂的生命,心智的程度就越高。比如,一只老鼠比一条蚯蚓的生物性复杂,心智程度就高出许多。人类的出现超越了其他生物,一是大脑进化水准超出了其他动物;更重要的是人的心智发生了飞跃性的变化,即人类具备了自我意识,具备了反思、反省的能力:“‘反省’乃意识获得转向自己和掌握自己的能力,认自己为具有特殊的统一性与价值的对象——不再只了解别的东西,而且了解自己;不只知道,而且知道自己知道,这是人从自己的深处认识自己。”(德日进,《人的现象》106)

德日进在他的著作里反复强调,人之所以能够形成,是因为人的意识出现了折向自身的能力,“动物也可以致知,唯有人知道自己致知”,“这个新官能显然引出一批新的特征——自主性、对未来的预见性、计划与建设能力”,“有了这一能力以后,人化个体还获得了互相接近、互相交往和紧密团结的能力”(德日进,《人的未来》147)。

德日进认为人类出现是地球物质进化的顶端,予以高度评价、热烈赞美:人是宇宙在地球上燃起的大火,人是万物的钥匙与终极的和声。万物在人里面成型;万物在人里面取得解释(德日进,《人的能量》6)。人类成为地球的心脏与大脑,人类成为万物之灵,人类成为“生物界大综合的上升之箭”。

“精神这个现象不是黑夜里一道短暂的闪电,而是吐露了世界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从意识到自我意识这个逐步的、系统的演进过程。这是宇宙的一种状态变化。”(德日进,《人的能量》86)这种变化究其本性而言,是宇宙的意识化、人格化、心化(90)。也可以说,宇宙意识在人的心灵里演化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新的阶段。

德日进的这一说法类似于中国宋代哲学家陆象山的“心学”：“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侯外庐 670)以

往我们秉持心物二元论的观点,总是批判陆象山的唯心主义。如果站在德日进的人与宇宙一体化的立场上,“宇宙在人心形成;万物在人心获得解释”,也就是“人心即天心”的翻版了。

五、“精神圈”让地球发现了自己的灵魂

在德日进之前,生态学家们已经依照“多层同心圆”的系统模式为地球划分出若干个“圈”:岩石圈、水圈、大气圈、生物圈。如今,德日进又别开生面地创设了一个新奇的“圈”:“精神圈”。它不像岩石圈、水圈那么实实在在,反而显得有些轻灵缥缈,然而也真实地存在着。德日进说:与庞大的天体相比,“精神圈”“几乎是让人觉察不到的薄膜。实际上,这个薄薄的包层完全可以充当我们用来理解和沉思宇宙能量的最先进的形式。这个薄薄的包层环抱着它的广大而神秘的实质,诸多世界的振动形成的最强音符”(德日进,《人的能量》113)。

在德日进看来,如果说生命体的诞生是地球上发生的一件大事,人类的出现、人类思想与人类精神的生成更是宇宙间一件惊天地、动鬼神的事,我们的星球由此跨越一道神圣的“门槛”,一直以染色体方式即通过基因传递的遗传变成了以“精神圈活动方式”为主的社会遗传。

德日进指出:“这个升华的伟大过程,可用‘人化’(hominization)一词称之。‘人化’可以用以称呼个体从本能进入思想的顿跃,但也可以广泛地指称在人类文明中从动物世界转入精神世界的过程。”从此,精神创生了,“在‘生物圈’之外,逾越它的还有一个‘精神圈’”,“地球得了‘一层新皮’,更要紧的是地球发现了它的灵魂”(德日进,《人的现象》120)。

德日进指出:“这个身为自己反省对象的新生命,正由于有这种返回自身的能力,才能即刻提升自己进入更高领域。这样一个新世界诞生了。抽象、逻辑、理智的抉择和发明,数学、艺术、时空的计算,忧虑以及爱之幻想等等——这些内在生命的活动都只是这个新形成的中心从自我爆裂以后所激引的奔腾。”(德日进,《人的现象》107)相继而来的是语言、文字的出现,人的思想、人的精神进入符号化、信息化的更高层面,并由此点燃了人的潜能,放大了人的历史存在,促进人积极主动

地参与自然与自身的创造。“精神圈”是人的心理、意识在地球上的展现,包括思想的、情感的、信仰的、心灵性与精神性的存在,主要表现为:科学、宗教、哲学、教育、文学艺术。

德日进的“精神圈”中的“精神”,是一种推动人类进步、统合、向善、向上的力量,一种内在的自我组合力。德日进说这不是他的臆造,而是宇宙内在运动的方向。(德日进,《人的未来》169、190、213)

“精神圈”(noosphère; noosphere),成了德日进宇宙精神学说中的一个关键词。^②

六、爱是原始而又普遍的宇宙能量

在德日进的宇宙精神学说中,精神是宇宙间向上、向善的意愿和动力,是一种拥有强度与方向的矢量,他称之为“精神能量”。

德日进在其《人的能量》一书中,将人的能量划分为三种形态。

混合能量:生物进化过程中由肌肉、神经系统组成的有机体内部逐渐积累协调起来的能量,属于生物能量,比如在工地上搬砖。

受控能量:人的身体通过控制、操纵机械、仪器获得的能量,属于物理能量、机械能量,比如码头上的起重机。

精神能量:人的心理活动产生的能量。他说:“精神能量仅仅局限于我们的内在自由活动领域,是我们的智力活动、情感和意志的能力。”“它透过思考和热情来控制事物及其关系。”这种能量是实际存在的,但却难以计量(德日进,《人的能量》107),比如母爱、上进心。

在德日进看来,精神的能量既是道德的也是物理的,是“物理道德”,是“宇宙能量的花朵”,是“人类的共同的灵魂”。而精神能量中作为“最高级心理功能”与“最个性化现象”的是“普世之爱”。“爱是宇宙能量当中最普遍、最伟大而又最神圣的力量。”(德日进,《人的能量》15)“爱是原始而又普遍的精神能量。[……]宇宙进化在爱的演化踪迹中得以表达。”(德日进,《人的能量》16)“爱是神圣的能量储备,爱是精神进化的血液,是地球意识首先向我们揭示的东西。”(18)

以科学家自居的德日进不惜浓墨重彩为普世之爱唱起赞歌:

爱是生命的基本源泉,或者你喜欢,也可以说爱是唯一可以使进化不断向前推进的自然氛围。如果没有爱,奴役的幽灵、白蚁和蚂蚁的命运,就真正在前边等着我们了。有了爱,在爱的氛围中,我们内心深处的自我就会在人类生气勃勃的团聚中得到深化,一切未经探索的道路也任由想象力自由驰骋。爱把有爱心的人们紧密地团结而不是凑合在一起;爱可以使人们在相互接触之中发现比任何孤独高傲高出百倍的壮志豪情,并因此可以在人们内心深处激发出最强大的原始创造力。(德日进,《人的未来》45—46)

德日进推崇的爱,不只是精神分析心理学派所说的性爱、爱欲,而是一种神圣博大之爱,一种根源于宇宙意识的“相互联系之爱”,集“雅”与“善”于一体的“普世永恒之爱”,是将人类凝聚成一个生命共同体的宇宙能量,是地球精神圈运转的最高目标。

七、大联合是人类未来的大趋势

在《人的未来》一书中,德日进认为宇宙也是有始有终的,以希腊文的第一个与最后一个字母表示:始点 α (阿尔法)是最初的宇宙大爆炸,终点 Ω (欧米伽)是在个体完善基础上的全球大联合、万众一心的人类共同体。他认为,就如同原子结合为分子、分子聚合成细胞、细胞生成生物体、生物体集成生物群落一样,当下充满阶级对抗、民族撕裂、国家冲突的人类社会只不过是短期现象,人类的未来必将走向汇合统一,这是宇宙间的定律所决定的。就如同一个巨大的圆锥体,上升的最后必然要汇拢到那个居于顶端的点——欧米伽点。

德日进预言:在宇宙意识的感召下,“人们终于在自己的具有演进性质和命运的广大共同体里形成了一种普天团结的意识,那么,被煽动起来以恐吓我们并阻止我们前进、使我们沦为机器的残暴幽灵就会被彻底祛除。在我们周围一浪又一浪地涌起的全球化浪潮所预示、所带来的不是冷酷和仇恨,而是人类还未经验过的一种新的爱”。

这一相亲相爱不是出于强制与征服,而是出于心心相印的内在吸引,出于同一精神范围内的共识(德日进,《人的未来》109)。

德日进满怀信心地说,人类由于心智的发展,业已从原先分散的状态逐渐聚集起来,遵循大自然的进化规律,由“个别反思”进入“集体意识”,各个国家、各个民族联合起来向着整体化(Totalisation)迈进,是宇宙精神进化的必然结果。德日进把这个过程称作“全球化”,并将其视为“不可抗拒的物理进程”(德日进,《人的未来》116)。“任何障碍都无法阻止它一往无前地抵达其进化的自然终点。”(德日进,《人的能量》149)

有人说德日进是“全球化”的先驱!

“为了完善,要互爱”,“要互爱,否则你们将消失”。“人类的联合和保护不再以野蛮的方式,而是以爱的方式进行”,“在联合的过程中使人超人格化”(德日进,《人的能量》148)。

人们又说德日进是“联合国”的首倡者。

不过,德日进倡导的人类的“大联合”“全球化”,与当今由强权政治掌控的大联合,为跨国公司、世界银行操纵的全球化不同,是人类凭借“同情”与“博爱”结合的共同体,是建立在“个体人格独立完善”基础之上的大联合。“这种相亲相爱不是出于外部力量的作用,也不是单纯出于谋取物质利益的行为,不是出于共同事业的强制或征服,而是直接出于同一精神范围内的共识”,就如同“分子的组合是通过原子的亲和关系实现的”,“唯有通过同情,才能指望获得高级的整合”(德日进,《人的未来》109)。

20世纪30年代前后,法西斯主义在日本、德国取得统治地位,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极权主义甚嚣尘上。德日进却在这时宣示他的全球化、大联合主张,似乎非常不识时务;但这也体现出一位纯粹的学者绝不随波逐流的学术精神。德日进并未置身事外,他在当时针对二战中严酷的政治局势曾指出:极端民族主义不过是“集体利己主义”;而希特勒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极权统治模式只会将民众变成白蚁,让人群退化为蚁群,让社会变成“白蚁冢”。

八、对德日进的多重质疑与批评

对德日进“宇宙精神学说”的质疑来自多个

方面。

一是生态批评界。有人指责德日进在《人的现象》《人的能量》《人的未来》三部书中透露出的人类至上、人类中心、科学主义、乐观主义、无限进步论,似乎全都与世界生态运动的宗旨相抵触。但我认为,如果考虑到在德日进的学说中,人类、人类社会、人类思想、人类精神、人类的未来并不是与地球、宇宙(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然界”)相对立的,且全都是地球、宇宙自身演化的结果,全都是宇宙精神的展现,人与自然在一个更宏大的框架中是统一的,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德日进的这些说法并不有悖于生态精神,而应该说他筹划的是一种更宏阔的“宇宙生态学”。

二是宗教界。德日进是一位天主教信徒,自认为他的“宇宙精神学说”对上帝位格、宗教起源作出了科学解释,然而教会并不领情,反而认为他宣示的都是些“歪理邪说”,始终禁止他的著作出版发行。

三是科学界。德日进总不忘向人们强调他是一位科学家,他的学说不是神学,也不是哲学,而是科学。然而,科学家不以为然,反而指责他的学说缺乏科学的依据,分子生物学家雅克·莫诺就曾经对德日进的活力论、万物有灵论进行过严厉的批判,奚落他的理论概念模糊、文笔晦涩、稀松一团,充其量不过是一种“生态哲学”,在当代生物科学的意义上是站不住脚的(22—23)。

我自己的疑惑是:读德日进的书,发现这位科学家面对社会现实竟如此冷静。这些多半在日本侵华、第二次世界大战血肉横飞中写下的文字,竟很少受到战火的影响,很少(不是没有)提及人性的丑恶、精神的沦落、强者的暴虐、弱者的怯弱、生灵的涂炭、世事的悲惨,以及自然蒙受的损伤。德日进并不是一位缺乏道德感的人,这一切或许只是因为他是从宇宙的大视野,从地质年代的长时段来面对他的研究对象。当下,人与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以及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恶斗,只不过是宇宙进化史上一个小小的曲折,这一切都不能够消解普世之爱强大的整合力量,一切都不能阻挡宇宙演化的规律,最终的结局一定是光明正大、美好圆满的。至于光明美好的结局何时到来?也许要经过数百年,也许要经过数千年、上万年、十万年的演化,人类才能够到达他们所盛赞的那个欧米伽点。但人们还是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在

到达顶点之前,人类就把自己“玩完”了,到达顶点的或许是另一种宇宙的造物。

“宇宙精神学说”架构恢宏而论证粗疏,理想主义多于科学实证,如果以科学的尺度要求它,只能说它是一种“科学的假设”。这是我以偏爱的心态为德日进作出的辩护。

九、“宇宙精神学说”的生态美学意义

尽管雅克·莫诺曾经对德日进以及柏格森的活力论、万物有灵论进行过严格批判,但同时又对他们怀有掩饰不住的同情与赞赏。他说,原始的万物有灵论使自然界充满了令人感到亲切或可畏的神话,这些神话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美术与诗歌。柏格森反抗理性、看重本能的冲动、张扬创造的自发性已经成了“我们时代的标记”。德日进把一种上升的演化的力量安置在自然界内,充满“诗意的壮美”,那是他的“神灵”,他希望凭借这个神灵把人与自然重新弥合起来。莫诺是一位拥有艺术天赋的科学家,他能够充分理解德日进学说中的审美内涵。德日进自己也曾说过:宇宙给我们的静观提供一切和谐与美的象征和形式,我必须寻找,而且必须找到,它关系到的是世界最高精神的生存和发展(王海燕 19)。

在中国古代,将审美与宇宙作统一的审视,原本是很自然的事。方东美先生就曾指出:

至于艺术价值在中国宇宙论中更是普遍,无人能否认。所谓“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当庄子说这话时,可说充分展现了中国人的深邃灵性。中国人在成思想家之前必先艺术家。(146)

德日进的宇宙精神学说,作为一种“宏观生态学”,或曰“宇宙视野中的人类生态学”,起码在以下几个方面与正在创建的生态美学密切相关。

(一) 对主客二分哲学观的彻底破解

曾繁仁指出:生态美学的哲学基础是生态存在论哲学观,这种哲学观主张是对主客二分认识论的突破,“人与地球万物紧密相连,须臾难离,共生共荣,共同构成世界”。“在天命中已经在世界之内将人与其照面的所有存在者缚在一起了。”他强调:“这实际上是一个生态美学能否成

立的原则问题。”(262,261)

德日进的宇宙精神论,恰恰从一个更为宏观的视野破解了主客二分认识论,证实了生态美学的基本原则。

德日进决绝地指出:一边是人,另一边是世界,两者各据一方,将世界一分为二,是伟大的现代科学、现代社会诞生与发展的基础,然而却是一种“非常自然的心理错觉”。他还指出,作为现代科学的量子物理学已经证实:我们自己原本是包含在宇宙之中的,人本身就是进化的参与者,而不只是旁观者(德日进,《人的能量》105—106)。在德日进的宇宙精神学说中,精神与物质、物理与道德不存在截然的界限,“我们没有精神和物质,我们有的仅仅是变成精神的物质。世界上既没有精神,也没有物质”,“纯粹的精神确实像纯粹的物质那样不可想象”,宇宙间存在的只是“精神物质”。(德日进,《人的能量》43、44)“在我们看到的宇宙里,物理与道德之间不再有任何基本区别,人的能量领域就是‘物理道德’领域。”(118)宇宙的绝对律令与人类的崇高地位是一致的。

德日进的宇宙精神学说与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的宇宙图式倒是颇有些相似。在老子的《道德经》中,“道”乃天道,乃“自然”;“德”乃人事,乃“人心”,在老子的哲学中“天道”与“人事”“自然”与“人心”原本也是融会无间、合而为一的。在现代工业社会,主流哲学将世界严格地界定为物质与精神、客观与主观这一思维模式,日渐强化为时代的主导思维模式,正是这种思维模式制造了人与自然的割裂与对立,酿成了地球生态状况整体上的恶化。

在德日进看来,“精神的创生是一个宇宙现象,而宇宙也由这个创生本身构成”(德日进,《人的能量》7)。那些基本粒子相互作用的能力可以视为组织结构的运作能力,即“前意识、前生命力”。德日进认定物质与精神的对立、质与量的鸿沟、无机物与有机物的界线,是不存在的。“生命的种子”“意识的微粒”早在生命体出现之前的“宇宙灰尘”中就已经存在。他一生的努力就是要在宇宙的物理属性与心灵属性两岸间架起一座桥梁。这也就为生态美学消弭主客二分认识论的痼疾提供了哲学前提。

(二) 宇宙万物是一个有生命的环链

标题中的这句话出自曾繁仁《生态美学导

论》(222),是他在归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与美学精神时得出的结论。首先是“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关、交融、浑然一体的,天下之大道乃至中和,即人与万物和谐共处共生。再就是“天地之大德曰生”,“乾坤之内生生为易”,“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人只有在自然万物中才能繁衍诞育、生长生存。曾繁仁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宇宙万物是一个有生命的环链”,“宇宙万物与人的生命的循环,是一种物质能量与事物运行规律交替变换的过程”(223)。

这些论断与德日进的学说已经非常接近。德日进在探讨人的现象时,其逻辑起点是把个人与人类放在一起,把人类与整个生命界放在一起,把生命界与全宇宙放在一起,宇宙、生命、人类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一个生生不息的流程。只不过这个过程在中国的古书中叫“天道”,在德日进的书中叫“宇宙意识”。出于同样的道理,德日进也将“宇宙意识”作为生态审美的前提:

宇宙意识必定在人类发觉自己面对着森林、大海、星辰的同一刻产生。自此以后,它的踪迹就出现在我们体验到的宏伟和无限的任何地方:在艺术里,在诗歌里,在宗教里。我们通过它对作为整体的世界做出反应,就如我们在光线底下透过眼睛对世界做出反应一样。(德日进,《人的能量》30)

宇宙用身体孕育了人类的身体,宇宙的动态自组织孕育了人类的灵魂,我们一直属于这里。这个宇宙新故事可以用一句话来概述:在140亿年的时间长河中,星系将自己转化为山脉、蝴蝶、巴赫音乐、你和我,这些流进我们血脉的能量,可能会让地球的面貌焕然一新。

在德日进看来,生物圈在宇宙意识的子宫内诞生,而心灵和意识又在生物圈内诞生。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灵同这颗行星上的生命网络息息相关,又同生物圈内其他心灵相通,这些全都在同一条生命的连环内,没有什么东西独立于任何其他东西。

进一步看,海德格尔提出的作为审美空间的“天地神人四重整体”,既是受到了中国古代“天

道”思想的启示,同时不也彰显了德日进的“宇宙意识”吗?

(三) 爱是审美创造力的天然源泉

美学(Aesthetic)研究的对象是知觉、感受与情感,乔治·桑塔耶纳将情感的核心归之于“爱”,爱人类、爱上帝、爱艺术,同时也爱自然,“自然是我们的第二情人”(41)。马克斯·舍勒将爱视为一种繁衍与创造的力量,“爱是事物朝着原型的方向生成、生长和涌生的原动力”;“爱始终是激发认识和意愿的催醒女,是精神和理性之母”(舍勒,《爱的秩序》47)。“爱是宇宙本身内在的一个动态原则——推动万物为追求神性而进行这场伟大竞争的动态原则。”(舍勒,《价值的颠覆》57)罗洛·梅说:当世界还是一片死气沉沉的不毛之地的时候,是爱神厄洛斯在大地上创造了生命。爱欲与性欲不同,它的功能是给予生命的气息,是生命的最初创造者(83)。

比起上述美学家关于“爱”的推重,自科学家的德日进有过之而无不及。德日进一如既往,仍然是在他的“宇宙精神学”的总体框架之中为“爱”命名,“爱,若就其整个生物学的实体加以考虑的话,它并不是人特有的情形”,“它是一切生物的一般属性,例如在和我们十分相近的哺乳动物身上……更往远处推,则生命之树的下层也可以看到相似的情形”,甚至在“分子内部的相互结合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倾向(德日进,《人的现象》187)。爱的真谛,就是让一切元素自觉的投入整体之中,促成宇宙的整体联系,让个体产生一种“宇宙感”(188)。

德日进不怎么善于谈论审美与文学艺术,但生态美学所看重的生命的关联性、互动性,审美的亲和性、和谐性,艺术活动的整合能力、创造能力都可以在德日进“爱的哲学”中找到依据:“爱是宇宙能量的内涵、生命演化的源泉、强大的原始创造力。”“爱是追求美和真的不可阻挡的冲动”,“爱是天才、艺术和人和诗歌的策动力”(德日进,《人的能量》122)。“爱是唯一可以使进化不断向前推进的自然氛围”,“有了爱,在爱的氛围中,我们内心深处的自我就会在人类生气勃勃的团聚中得到深化,一切未经探索的道路也任由想象力自由驰骋”。“如果没有爱,奴役的幽灵、白蚁和蚂蚁的命运,就真正在前头等着我们了。”(德日进,《人的未来》45)

(四) 语言、符号的出现让精神圈扑朔迷离

《淮南子》中讲:“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可见文字符号的威力之大。语言、文字的出现,人的思想、人的精神进入符号化、信息化的更高层面,并由此激发了人的潜能,放大了人的历史存在,促进人积极主动地参与自然与自身的创造。德日进认为,以染色体方式通过基因传递的遗传已经变为以精神圈方式为主的遗传,人类观念的传播与交换开始由生物遗传转为社会遗传、文化遗传、教育性遗传,另一种生命编码程序出现了。犹如婴儿出生后就进入一个“新的子宫”,即经由“行为或语言蓄存下来的各种传统,还有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各类法律、宗教、哲学或科学资料汇编等,所有逐渐积累、组织、重复和固定起来的东西共同组成了人类的集体记忆”(王海燕 200—201)。于是,地球的状况也随之发生巨大改变。

约翰·艾伦·格瑞姆与玛丽·伊芙琳·塔克在《宇宙的旅程》中对此作出尽情发挥:

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创举就是语言。语言、符号打开了深层意义,每个人都开始有了一个小宇宙,借助人类文明经验本身就可以记住并传承数千年,成为永久遗产的一部分。这意味着来自地球各方以及各个不同时代的人类的罕见领悟和深切体会全部都汇聚到这里了,在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理学等领域,人类开始用符号、数字和模式来理解这个世界。符号激发了人类沉睡了千万年的潜能,极其壮观!语言、文字、符号在地球精神圈所向披靡,人类不断地运用它形成对地球上各种过程的掌控,试图为了自己打造一个更加幸福美好的新世界,瞬间在这个星球上创造了70亿自己的同类。

正是语言、文字、符号让地球上的精神圈发生如此巨变,闪现出陆离斑斓的色彩。

人们始料未及的是,这一切都在发生巨大的逆转。专题片《宇宙的旅程》接下来指出:

当前,我们这个星球上进化的决定因素不再是生物学,而是符号意识。在远古时代,生命发展了符号的意识,但是今天,符号意识又反过来掌控了生命,随着人类语言和人类机械的发展,人类变得与地球本身一样强大。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已经显著地改变了地球的进化动力学,改变了空气、气候、河流、海洋、森林,甚至 DNA。由于人类,地球冰冠纷纷融化;由于人类,珊瑚礁纷纷白化。由于人类,每年都有上千种物种走向灭绝。自 6500 万年前恐龙灭绝后,地球上还未发生过这样破坏性的灾难。人类正面临着祖先们从未碰到过的群体挑战。

这应该是一个符号美学的问题,赵毅衡最近指出: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艺术是表达人类情感与生命意义的完整符号。艺术产业、艺术教育、生态美学、大众文化、艺术的天性与社会的精神性生活以及社会经济活动都可以被纳入符号美学研究的对象(赵毅衡 16)。

这同时也是一个生态美学的命题。法国社会学家 J. M. 费里就乐观预言:“我们周围的环境可能有一天会由于‘美学革命’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生态学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预言着一种受美学理论支配的现代化新浪潮的出现。”(J. M. 费里 江小平 宋经武 18)

我们如何使用符号意识,来打造一种可以提升地球群体安全感、幸福感的存在呢?当人类在如此神秘而浩瀚的太空中飘荡时,是否还有高等智慧可以帮助我们,将符号意识调整到宇宙健康进化的高度呢?

相信德日进的宇宙精神学说仍然会为我们提供某些有益的启示。

注释[Notes]

① 雅克·莫诺:《偶然性和必然性——略论现代生物学中的自然哲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94页。我曾经为此写过一篇文章《说鱼上树》,发表在1994年12月21日《光明日报》。

② 关于“精神圈”的翻译:德日进发明的这个极为重要的术语“noosphère”(法文)或“noosphere”(英文),同是翻译

界的名家,有人译为“精神圈”,有人则译为“心智圈”,还有人译为“心智层”“智慧圈”“智能层”“智力圈”。不是由于翻译水平,而是由于对德日进学术观念的理解,以及对于汉语词汇的选择。我请教了从事外文教学的朋友,“noo”是拉丁文,与英文“mind”对等,可以译为心思、智慧,同时又含有情感、感悟、想象等心理活动的因素,是可以译为“心灵”“精神”的;“sphere”“noosphère”意为“圆球”“范围”,大致可以译为“圈”。我对照了不同的译本,最终还是选择了美国耶鲁大学博士、纽约市立大学亚洲研究系主任李弘祺先生的译文:“精神圈”。其中不仅包含了科学认知之类的智力活动,也包含了人类的伦理、信仰、审美,尤其是同情、博爱等精神活动。或许,这一选择同样也包含了我的偏见。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德日进:《人的能量》,许泽民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8年。

[de Chardin, Pierre Teilhard. *Human Energy*. Trans. Xu Zemin. Guiyang: Guizho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8.]

——:《人的未来》,许泽民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8年。

[——. *The Future of Man*. Trans. Xu Zemin. Guiyang: Guizho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8.]

——:《人的现象》,李弘祺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

[——. *The Phenomenon of Man*. Trans. Xu Zemin. Beijing: New Star Press, 2006.]

——:《人的现象》,范一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

[——. *The Phenomenon of Man*. Trans. Fan Yi. Nanjing: Yilin Press, 2012.]

方东美:《生命理想与文化类型》。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

[Fang, Dongmei. *Life Ideals and Cultural Types*. Beijing: Chinese Radio and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1992.]

J. M. 费里 江小平 宋经武:《现代化与协商一致》,《国外社会科学》6(1987):16—21。

[Ferri, J. M., Jiang Xiaoping, and Song Jingwu. “Modernization and Consensus.” *Social Sciences International* 6(1987): 16—21.]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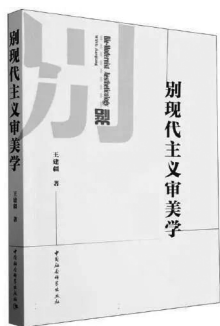
[Hou, Wailu. *A General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 Vol. 4—2.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0.]

罗洛·梅:《罗洛·梅文集》,冯川译。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1996年。

[May, Rollo. *Collective Works of Rollo May*. Beijing: China

- Yan Shi Press, 1996.
- 闵家胤 钱兆华编著:《全息隐能量场与新宇宙观》。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年。
- [Min, Jiayin, and Qian Zhaohua, eds. *Holographic Hidden Energy Field and New Cosmology*. Xi'an: Shaanx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1998.]
- 雅克·莫诺:《必然性与偶然性——略论现代生物学中的自然哲学》,上海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著作编译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年。
- [Monod, Jacques Lucien. *Chance and Necessity: An Essay on the Natural Philosophy of Modern Biology*. Trans. Shanghai Compilation Group of Foreign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n Natural Sciences.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77.]
- 乔治·桑塔耶纳:《美感:美学大纲》,缪灵珠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
- [Santayana, George. *The Sense of Beauty*. Trans. Miao Lingzhu.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82.]
- M. 舍勒:《爱的秩序》,林克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年。
- [Scheler, Max. *The Order of Love*. Trans. Lin Ke, et al.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 :《价值的颠覆》,罗悌伦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年。
- [——. *The Overthrow of Values*. Trans. Luo Dilun, et al.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 王海燕编选:《德日进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 年。
- [Wang, Haiyan, ed. *Collected Works of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Shanghai: Shanghai Far East Publishing House, 2004.]
- 曾繁仁:《生态美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年。
- [Zeng, Fanren. *An Introduction to Ecological Aesthetic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0.]
- 赵毅衡:《时代呼唤符号美学的繁荣发展》,《光明日报》2022 年 6 月 29 日第 16 版。
- [Zhao, Yiheng. "The Era Calls for the Prosperity of Semiotic Aesthetics." *Guangming Daily* 29 June 2022.]
- (责任编辑:王嘉军)

· 书讯 ·



《别现代主义审美学》

作者:王建疆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 年 12 月

本书对别现代主义哲学和审美学的 27 个范畴与命题进行了系统论述。在对“美学”进行正名的同时,展示了别现代主义审美学的学科属性、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原则,以及对审美的性质和特点、审美的生成、当代审美形态和别现代主义艺术等的全新认识。尤其是自调节审美、内审美、跨越式停顿、命本体、生命股权美感论等,更能体现其原创性特点。同时,本书还对一些流行的哲学和美学观点展开了批评。